

百姓记事

蒲扇下的清风

◆ 金鑫

记忆中儿时盛夏酷热无比，知了一天到晚没完没了拼命嘶叫，正午时分光脚丫走在地面上能感觉到烫脚，整个世界无处躲藏，日子实在难熬。农村又没有降温的电器，大人们人手一把大蒲扇，得空就赶紧扇几扇，瞬间一股清凉之风扑面而来。

祖母更是扇不离手，印象中她那柄泛黄像古董一样的蒲扇就没停止过摇动。我时时紧贴着祖母，聊天时我坐在她面前，一边听那扇子的吱吱声一边听她讲那遥远的故事，十分惬意。夜晚睡觉，我就躺到她的腋窝下，一阵风过，从扇到脚，把蚊虫驱赶得远远的。随着祖母的喃喃声，摇扇的频率也越来越慢，即便是她发出了鼾声，依然会有若无地扇一下，等到我热醒了乱踢腾，祖母歉意似的急忙扇一通，风来汗去，我又甜甜地沉沉睡去。

父亲喜欢每年入夏买一把新蒲扇，先要把它精雕细琢一番，然后一面使用一面把玩。刚买的蒲扇扇面崭新闪着亮光，父亲仔细斟酌，选择中间一片平展的地方大做文章。他用医用纱布把这片扇面封起来，中间留一块正方形巴掌大的空白，用毛笔在上面题诗，诗的内容是他自己精心谱写的，从右向左开始书写《咏扇》：“形同残月半边空，生在芭蕉枝干中。莫道不如燕国王，也能消暑引清风。”待墨汁稍干后，父亲点上煤油灯，小心翼翼地用灯烟熏黑扇面空白部分。一层厚厚的灯灰覆盖住诗句和周边部分后，父亲得意极了，边吟唱着诗歌边用抹布擦拭熏黑的地方。墨汁擦去后，露出洁白的扇面底色，一行行隽永的毛笔字在周边黑色的衬托下显得十分醒目，就像雕刻在石壁上一般，很有立体感。最后揭掉胶布，犹如在扇面上盖上了一枚大大的正方形印章，一件艺术品便大功告成。父亲爱不释手，用唱歌的声调吟诗的声音更响了，一遍又一遍，忘记了炎热，忘掉了时间，沉醉在诗歌的境界里。潜移默化中，我也感受到诗歌的魅力，真正体会到古代文人自有消暑之乐、心静自然凉的道理。

母亲的蒲扇永远干净、整洁、散发幽香，包边旧了脏了立即就用白布条缝上，而且用扇也有许多讲究。她不允许扇子任意丢放，要固定放在卧室的枕头上；更不允许踩坐扇子，违犯就一顿训斥；不允许乱动别人的扇子，除非经过特别许可。母亲正襟端坐，摇起扇子不紧不慢，风速不大但凉风习习，丝丝入怀。沐浴清风中，母亲的教诲也注满心田，她视扇扇如人品，说看某人肮脏的扇子就知道其是一个邋遢货。经常教育我说：“夏不站上风，冬不站下风。”告诫我乘凉时不能只顾自己，要多替他人着想。在扇子轻抚下，母亲把黄昏九岁扇枕温衾的故事讲得栩栩如生，让孝道的思想深深植根于我幼小的心灵里。

往事如烟，夏日循环，蒲扇已往，清风依旧。如今这清风变成了电扇的风、空调的风，清凉得仿佛遥远的苦夏一去不复返了。可我常常怀念蒲扇下的清风，还有伴随蒲扇的亲人教诲，吃苦、和善、知足、达观、体贴、孝顺等美德成为家风，潜移默化地流淌在我的血液里。

虽然已经有了两位师傅，可周亭兰心里还揣着个念头。那天，周亭兰专门雇了一辆带圈席的驴车，去县里的文庙接康秀才了。康秀才虽做了康学先生，可他早已心灰意冷。家已分了，他没了羁绊，只想着教教书，喝两口小酒，聊度余生。周亭兰这天来，知道他喜欢吃庆家的小酥肉，先把他拉到县里的庆家饭庄。她让庆掌柜给上几样菜，一壶酒，坐下来一边吃着、喝着，一边说：爷爷，该让梅文识些字了。

康秀才刚拿起筷子，夹起一块肉正要往嘴里放，却像烫住了似的忙把筷子放下，说：我已说过，康家人不再读书了。周亭兰说：为什么？康秀才端起一杯酒，一饮而尽。说：你还不知道为什么？周亭兰沉默了片刻，说：这是两回事。康秀才叹一声，说：兰儿，字墨，是可以杀人的。不学也罢。周亭兰说：我觉得，还是识些字好。康秀才说：识了字，心里就更苦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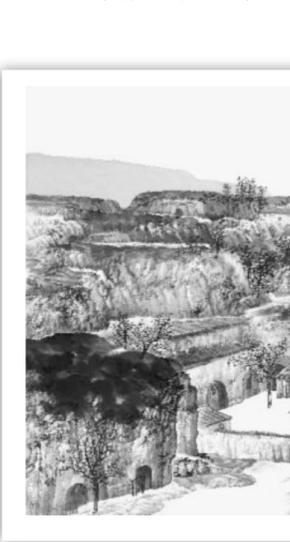
扶桑是穿着官衣的中医。一个“锦”字，彰显了它在树中的身份，是中药里的“达官贵人”，富甲一方，且锦衣玉食。

南有桑田，北有粟粟。扶桑立于南，而朝北迁徙，竟到了长江两岸。它的身影，带着药味，被村里人称作行走的郎中。扶桑立于世则多变，成长的路途，它喜欢强光，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，却天生怕冷。

它天生不是寒士，一出生就有一颗热心肠。

小时候，村子里的老中医八爷，爱把扶桑比作南方的隐士。他说，扶桑是最好养的中药，对土壤适应力强，只要土地肥沃，而且排水良好，它就可枝繁叶茂。它生性多变，可盆栽观赏，也可种植于路边绿地、分车带及庭园、水滨等处，是景观和人药兼得的树种，也是寻常百姓家最贴心的药树，唾手可得，家常得像自家人。

放学的路上，采桑叶喂蚕，误采了扶桑的叶子，蚕宝宝吃了竟没有得病。有经验的养蚕人说，这东西吃一顿顿无妨，吃多了就不行了，蚕宝宝



陕州人家国画 李明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们这一班人在新密大隗公社相遇，由于思想一致、性格相似、工作配合密切，很自然地成为工作上的好搭档、感情上的好朋友。由于多年来经历了社会风浪的洗礼，我们又因境遇相同成了风雨同舟的知心朋友，彼此间的情感50多年以来从没有褪色。

80年代，我们不约而同地先后在新密县城安家。当时城区面积很小，几家相距很近，最远的步行也只有十分钟的路程。从那时起，大家相互串门相互走动，星期天聚会活动，时不时地聚餐。抱团养老的雏形已经形成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退休，大家又相约先后来到省城郑州，抱团养老从此走向制度化、常态化：大聚会每月一次，轮流召集轮流坐东；小聚自由组合，两户或三户聚会打牌、游公园、逛商场、聚餐。由于同住嵩山南路和工人南路，相距近在咫尺，因而不论大聚小聚都会召之即来。

2010年后，我们相继结伴到海南过冬，抱团养老出现新局面：六户老人住在只有一墙之隔的三个社区，如需聚会5分钟内即可全部到达。由于受经济条件所限，没有人住海景房和高档社区，大家相商预定了离生

宝会中死亡。

在我们家乡，扶桑是作为中药的名字出现的。作为树，村里人在平日把它称作佛槿或红槿。称它佛槿的人一般都受过它的恩惠，都分别不同的在清热利水、解毒消肿上得到了它的恩宠，如此，说它是佛槿亦未尝不可。而叫它红槿的就更好理解了，便是因了它的颜色。不过，怎么叫都是无关紧要的，作为树，作为药，实用才能老百姓的认可。

其实，锦叶扶桑只是木槿的变种，以其叶花色多变而得名。在城里，扶桑为美丽的观赏花木，花大色艳，花期很长，可以达到常年不败。它的颜色有红色、粉红、橙黄、粉边红心及白色等不同品种。在乡下，扶桑是最接地气的树种，人们看中的更多的是它的药用价值。

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扶桑花的外表，一朵朵红的、粉的、白的扶桑花热闹的挤在枝上，在热情豪放、娇艳旖旎的同时，每一朵花都保持着一个独特的心，这细长的心蕊，是由多数小花蕊连缀起来的，包在大蕊外

面，结构相当细致，就如同热情外表下的纤细之心，具有着微妙的美。我们爱说它是花的舌头，如今想起来记不准确，它就是花蕊，是一颗富有联想的心。

中国古代栽培扶桑的最早记载，可见先秦的《山海经》，其中就有“汤谷上有扶桑”，晋朝嵇含的《南方草木》中则记载“其花如木槿而颜色深红，称之为朱槿”“深红色、花五出”等出处。我向对树、对植物、对中药都是很感兴趣的，没事的时候，老爱往老中医八爷那跑，他了解的多，就给我们讲。有一段时间，八爷曾经找到父亲，想让我当他的关门弟子，跟他学中医，可惜的是，这话没说多久，八爷就病倒了，这事便成了我一生的遗憾。

八爷知道的真多，它不仅是个中医，还是个大学问家。村里能挖到的猫爪草、蒲公英、蛤蟆叶。能找到的扶桑叶、扶桑根、扶桑花、皂角刺、红叶树、银杏叶等等，他都视若珍宝，不过，他用得最好的就是扶桑。一次，他用扶桑治好了二秃子的腿，闲着没事，他指着扶桑树对我

说，可不要小看了这些树的叶子和根，消肿可少不了它。还说，这扶桑花也有学问。古代在外做官的人，要是遇到家里老人过世，就要按朝廷的规矩，回家“丁忧”（守孝）三年，除了皇上，再大的官也不例外。若有隐瞒，朝廷就要追责，轻则罢官，重者入狱。于是，这些夫子便在“丁忧”的地方种上扶桑，取谐音“服丧”，以此相互陪伴，共度寂寞。三年“丁忧”期限完了，树也长大了，孝便有了生命力。

据说非洲的土著有个风俗，那里的女郎喜欢把扶桑花插在左耳上方，向人暗示“我希望有爱人”；放在右耳上方，就是向人暗示“我已经有爱人了”。

扶桑就是扶桑，它是树中的药王，是药中的大树，赏叶有叶，赏花有花，一碧千红，一身药力。而锦叶扶桑更甚，一身的“官袍”，为树者俊，为花者秀，为药者胜，真真的树种尊贵，人间尤物。宋朝苏轼有诗云：扶桑初日映东升，已觉铜瓶暖不冰。七种共挑人日菜，千枝先剪上元灯。

新书架

《给孩子的礼仪课》：为孩子量身定做的礼仪读本

◆ 田果

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礼仪传统的文明古国，并以“礼仪之邦”称誉于世。对于群体来说，礼仪是调节人们行为、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范。人人重视礼仪，才能使社会生活和谐有序。对个体而言，礼仪是现代入必备的素养，是一个人立足社会、成就事业、获得美好人生的基础。早期礼仪教育有助于孩子更快的融入群体，更好的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，掌握正确的社交规范，并内化为习惯，提高自身的礼仪修养，为美好人生奠定基础。

《给孩子的礼仪课》针对孩子的成长特征，从培养孩子的角度出发，用七节课的形式，覆盖校园、社会公共场合、网络、家庭生活等63个生活实景，详细地教学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常见环境中的礼仪方法，使得孩子迅速掌握礼仪教育的精髓，还用小例子来“现身说法”，讲礼仪与不讲礼仪形成鲜明对照，情景带入使孩子有强烈地参与感，让礼仪行为自然融入孩子的生活。是一本完全适合孩子阅读的礼仪教育书，也是适合全家共享的亲子阅读书。

地观光，领略了那里的深厚文化底蕴，又饱览了江南水乡的明清建筑，小桥流水的锦绣画卷……几年的结伴远游，增加了老人的安全感，提供了相互帮衬的机遇，增进了友谊，凝聚了大家的团队精神。

抱团过节。十多年来，除“春节”和“中秋节”是各自同自己的家人一块过节外，其他节日如“元旦”“端午”“五一”“十一”“母亲节”“父亲节”等节日，无论是身在海南或者是在郑州，我们都要抱团过节，而且还要结伴出游；十多年来，郑州市内的公园、近郊的绿博园、园博园、新郑枣乡、新密尖山风景区等地是我们在郑州抱团过节的出游地。抱团过节，大大增加了节日的欢乐气氛。

抱团娱乐。在海南过冬期间，由于居住相对集中，一周内三次娱乐活动，要么打升级，要么搓麻将。每次两个小时，活动中大家说说笑笑，妙语连珠，气氛和谐愉快，心情十分愉悦。这种活动方式，既锻炼了老年人的思维能力，又在愉快中消磨时光，充实了老人们的生活内容。

十多年的抱团养老给大家带来了精神上的莫大安慰。孤独感、恐惧感、空虚感、无聊感随之消失，大家共同生活在无尽的欢乐中。

老有所养

抱团养老好处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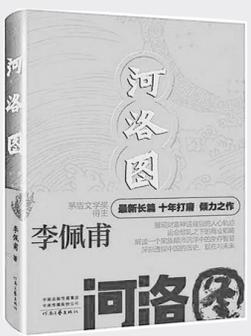
◆ 王全忠

活超市、农贸市场、公园、公交车站较近的社区“二手房”。虽然这些社区条件一般，房子的品质也不是太好，但是却为我们的日常生活、聚会、娱乐、出行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。由于去海南后摆脱了许多家务，加之那里常年温暖如春，我们的抱团养老模式更为丰富多彩。

15年来，我们一班人在抱团养老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尝试，意在创出一种大家都能接受，既能适应又很乐意的新模式。目前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，养老问题也越来越突出。抱团养老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模式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我国养老难的现状，也正被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所接纳。15年来，我们这些上世纪70年代在同一地方同甘共苦、风雨同舟

的老朋友，退休后又在温馨的大家庭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。抱团出游。2006年，我们其中的几位朋友，随“河南夕阳红旅游团”用半个月时间游玩了欧洲11个国家，实现了梦寐以求的“出国梦”。2007年，我们结伴去香港、澳门观光，目睹了两地回归祖国后的繁荣景象。2008年，结伴去韩国、日本旅游，不仅领略了亚洲强国民众的生活方式，而且参观了他们科技先进、工业发达的现代化状况。2009年，我们一行十人单独组团去宝岛台湾旅游，亲身体会了两岸同胞的亲密关系，观看了“阿里山”“日月潭”等地的秀丽风光，同时又品尝了多种台湾美味小吃。2011年，我们10人又组团去江南风情小镇乌镇、溪水、绍兴等

连载



给他念出来，这不就是倒着念么？康秀才说：这话么，道也不错。字背有字。那，不为功名？周亭兰说：不为功名。康秀才问：那为什么？周亭兰说：活人哪。康秀才说：活人不用书。周亭兰说：活人是不用书，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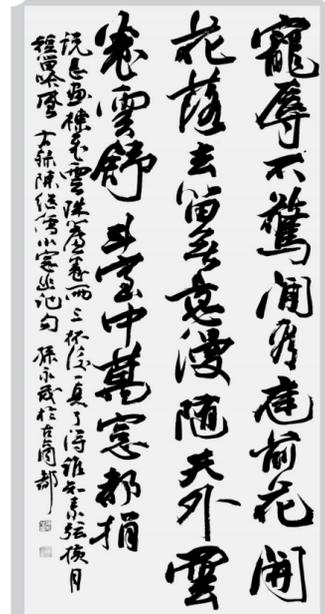
要活得好，心里就得有一盏灯。书就是点在心里的灯，它是照路的。你老人家不也说，书里有尺子，那是量人的。就是苦，也要让他知道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。周亭兰又说：至少，得让你的重孙子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。康秀才沉吟了很久，终于说：这么说，还有点道理。你要我再想想。

第六章

陈麦子看见，那是一个孩子。一个孩子，踉踉跄跄地在镇街上走着。康梅文从家里出来，阳光下，只有他的影子跟着他。一晃一晃地，样子很愁。自从马从龙治好了康梅文的阴寒之症，周亭兰就把孩子交给了一处僻静些的房子，让他专门教康梅文读书识字。可康秀才回到河洛镇，像是变了个人。从前，他是善于给人谈钱的。可这一次，他对孙媳妇说：你让我回来给梅文开蒙，我答应你了。可我人老了，嘴寡，不

定想吃点什么。束脩怎么样？周亭兰说：爷爷，你说笑呢？饭就让店里送，你想吃什么，就让厨子做什么。若用钱，就从柜上支。这还不行么？康秀才摇摇头说：不行。第一，每月一两银子，月初即支，要现钱。第二，我怎么教，是我的事，你不得干涉。周亭兰看爷爷记起真来，就说：行。我现在就让柜上给你把钱送来。康秀才说：我要零的，你且让人给我送十串钱来。

康秀才开馆第一课，是让八岁的梅文上街去买字。他对重孙子说：从今天起，我要教你的“字墨”，其实是五个字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这五个字，我先要你从街上买回来。买回一个，我教你一个。若是买错了，或是买不回来，看见了么？这是戒尺，打手十下。记住了么？康梅文愣愣地问：怎么买？康秀才说：那就是你的事了。尔后，他指了指桌上：拿上两串钱，去吧。康梅文不明白这“字”该怎么去买。怔了片刻，想再问问，看老太爷绷着脸，也就不敢问了。



宠辱不惊 去留无意(书法) 孙永茂

师恩难忘

◆ 赵长春

老师“做媒”

翻看老照片，看到了高中校园。刹那间，高中时期的那些陈年旧事恍若隔世，又清晰如昨。

那时候就业渠道狭窄，读书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我读的是文科班，为了考上学，大家都枕戈待旦，用苦读、死读、猛读来形容，一点儿也不为过。

由于正长个头，饭量大，往往不到饭点就饿了，闻着食堂飘出来的馒头气息，觉得那是人间最好的美味。校园围墙西边是一座果园，桃一行，杏一行，苹果一行……春天的花朵对于我们来说没有特别诱惑，诱惑的是果子熟了。有一天中午去偷桃，刚好遇到爷孙两个在地里。孙子眼尖，大声吆喝：爷爷你撵我们，我们按照事先说好的分头往村子跑，怕跑回学校严厉的教导主任教训，桃子掉到地上也顾不上捡。老人没有办法，就认准一个人追，还挥着一根木棒……他到底也没有追上我们。大家聚齐后，把手中的桃子放一块儿再分着吃。毕业的那个初夏，桃子又熟了，我们班上对钱到果园里买桃子，悄悄地在老人放钱的茶缸里多丢了几张毛票。

那时候没有食堂。吃饭时几个人就围在一块合伙，这样可以互相吃到不同的菜。一般这个小团体不会有大的出入，吃饭有个规矩，谁吃得最后，谁就收钱、洗刷这七八个碗……当然，吃饭慢的那一两同学也有好处，剩饭、剩菜可以包圆。我吃饭快，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。

那时候宿舍大，床挨着床，上下铺，一个房间二三十人。某天晚上，一位同学羊癫疯发作口吐白沫，吓了我们一大跳。大家按稳他，抬着他往卫生室跑……稳定下来后，他很是发愣大家围过来的脸，“怎么了，你们怎么了？”我们探询的眼神，在灯光下把他吓了一大跳。

一个女生喜欢上一个成绩好的男生，着迷了。可是男生没有一点儿这方面的感觉。女生有些忧伤。我们很理解她喜欢他的原因。老师发现如果这样下去会出问题，就“做媒”：“你要好好学习，一起考上大学，最好考上同一所大学；到时候，我给你做媒，叫他娶你。现在不能这样，不然人家更不喜欢你。”老师的一番话，还真成就了一件好事，两个人都考上了，男生农大，女生师专。到了新的环境，眼界开阔了，女生不再提那件事情了。师专毕业后，女生带着男朋友，一起到了那所农村高中教学，就这样和当年的老师成了同事。路上遇见了老师，女生总是深深一个鞠躬：“老师好！”

这样的好老师，足以让我们一辈子尊重。

出了门，康梅文顺着镇街往前走。手里有两串钱，掂着不是，装又没地方装，于是他干脆套在了脖子上，一路走一路四下张望。心想，到哪儿去买字呢？

这是康老爷子给他上的第一课。康秀才坐在屋子里，从窗口望着他重孙子孤孤单单的身影。

那时的河洛镇，虽不如县城繁华，但毕竟是水旱码头，镇街亦是很是热闹的。人气最旺的是十字交叉的二里长街。十字街南头是集市，挨着集市就是店铺了。一街两行都挂着招牌：头一家是给牲口看病的“佑生堂”，再接着是霜糖店、德昌鞋行、生泰元商铺、洪记新炭行、范记馍店、王记铁匠铺……一家挨着一家。东西街则是各样的粮行、米市、典当铺、饭馆、剃头铺子、脚力行……一直通向码头。

康梅文愣愣地问：怎么买？康秀才说：那就是你的事了。尔后，他指了指桌上：拿上两串钱，去吧。康梅文不明白这“字”该怎么去买。怔了片刻，想再问问，看老太爷绷着脸，也就不敢问了。

康梅文摇摇头，继续往前走。